

文化“两创”践行者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“两创”融媒系列报道

面塑非遗传承人李恒辉

心在一艺，其艺必工

褚思雨 通讯员 孙灿 济宁报道

一块面团、几经揉捏，一把塑刀，辗转腾挪，顷刻之间，彩色面团变成了一个个栩栩如生的动物或人物，复刻出大千世界的多彩与生动。这门神奇的手艺叫作“面塑”，也俗称“捏面人”。

作为面塑世家第四代传承人，“90”后非遗传承人李恒辉从小开始接触面塑制作，不仅制作的面塑受到众多爱好者的认可，他还成立工作坊，积极参加公益展演、非遗进校园，要让更多人知道面塑、喜欢面塑，希望这门传统技艺有更多彩的未来。



李恒辉在向孩子们传授面塑技艺。

扎根济宁 传承传统技艺

就捏国字脸、丹凤眼、天庭饱满，从而捏出不怒自威的神采。”李恒辉说。

“传承不能忘本，创新不能守旧。”在李恒辉看来，传承面塑技艺要先生存下去，只按老手艺做的话是行不通的，所以要用传统的技法，做出属于新时代的作品。近年来，他着力突破传统面塑的框架，创新面塑题材、手法，

期长达半年。为了让关羽的姿态更逼真传神，在创作前他翻阅大量的资料，研读历史书籍，熟悉人物典故，还四处听戏曲，了解人物特色。“做人物最重要的就是神韵，要想做出神韵就离不开对人物性格的揣摩。像捏关公我

雅之士，退隐青山，寄身渔樵。他躲在钟山之上，每日伴着虫鱼鸟兽，晨钟暮鼓，沉浸在读书、品茶、填词、作画这般逍遥自在的生活中，以此来摆脱世间的一切烦恼和惆怅。

这种隐士的修身生活，或许对这个锦衣玉食的皇子来说，并不算多么称心如意，但是相对于萧墙之内的险象环生，李煜更愿意享受这种不问世事的欢乐和自由。然而，对于机警沉诈的弘冀来说，又怎么会让他安稳地渡过这山中岁月？

说着机会就来了，一幅《春江钓叟图》成了去钟山探访监视李煜的理由。当南唐第一画家卫贤，手捧这幅《春江钓叟图》请李煜题词的时候，李煜用一目双瞳的眼扫过这幅笔法浑厚的佳作，他的灵魂迅速融入画中，并把自己变成了画中的渔翁，然后伏案研墨，两阙清丽的《渔父》便跃然纸上。

浪花有意千重雪，桃李无言一队春。一壶酒，一竿身，世上如依有几人。

一棹春风一叶舟，一纶茧缕轻钩。花满渚，酒满瓯，万倾波中得自由。

当卫贤把这幅画送到弘冀手中时，性情多疑的弘冀，虽然有些迟疑。但是，李煜的所念所想全在词中，心狠手辣的弘冀，却又不忍心下手了。

童年的李煜，天资聪颖，博览群书，对诗词歌赋，书法绘画无所不精。7岁那年，他在爷爷李昇面前已并无争权之意，李煜干脆仿效高

熟背曹操的《短歌行》，深得这位老人的欢心和宠爱。父亲李璟更是有着风流倜傥的诗人气质和温婉绮丽的风骚文笔。李煜从小耳濡目染，自然成就了高人一等的文学修养和驰骋诗风词海的超强能力。而此时的李煜，只是一门心思纵情于青山绿水和诗词歌赋，再也无暇顾及争权夺利和政治上的一切事情了。

到了南唐保大12年（公元954年），18岁的李煜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。作为父亲的中主李璟选来选去，终于选中了南唐开国元老周宗的大女儿周娥皇。

在古代封建传统之下，两人爱情的开始往往来自掀开红盖头那一刻的心动。李煜含情脉脉地看着眼前这位风姿绰约的少女，凤簪斜入，将一头如瀑的乌发高高绾起，玉容之上着腮地泛起了杏花红，仿佛今夜江南的美景只是她莞尔一笑的点缀，比之沉鱼落雁还要动人百倍。而娥皇眼前的这位皇子，丰神俊秀，金黄色的纶巾将一头黑发扎起，那一目重瞳流光飞舞，绣金长袍将他修长的身体遮掩。两人只偷偷地瞥了一眼，便迅速避开对方灼热的目光。这般甜蜜，又有谁能想到在政治联姻之下“无心插柳”的婚姻，却有了“金风玉露一相逢，便胜却人间无数”这样的动人佳话。

此时此刻，李煜18岁，娥皇19岁，这段爱情的开始就已经倾注了太多的向往和羡慕。从此之后，他

将年轻人喜爱的形象和传统相结合，其作品精致巧妙，既传统又现代，具有很强的文化气息和艺术吸引力。

“我们过去选择最多的题材是古典文学作品和中国神话人物。现在，我做的面塑很多都是卡通人物，贴合潮流，萌趣十足，受到了年轻人的喜爱。”李恒辉说。今年蛇年春节，他创作的《蛇盘牡丹》将蛇盘成了如意的造型，然后以牡丹点缀，寓意富贵平安。不仅将蛇年氛围衬托出来，也让传统面塑“潮”了起来。

除了创作作品，李恒辉大部分时间用来教授面塑课程。他活跃在工作室、学校、商场、小区等地，进行非遗面塑的技艺传承教授展演，让更多人接触这项非遗文化。“每年寒暑假都是最忙碌的时候，各个社区的托管班基本都开设了非遗课堂，他们很喜欢面塑课。”李恒辉笑着说。

心在一艺，其艺必工。谈及未来规划，李恒辉表示将继续致力于面塑艺术的传承与创新，并计划在作品中融入更多济宁的文化元素，创新思路，把作品年轻化、实用化。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，他也希望能把这项技艺教给更多的人，做公益算是自己致力于传统文化传承发展所做的努力之一。他相信，在年轻一代的共同努力下，面塑一定能够焕发出更加璀璨的光彩。

们吟诗作对，浅吟低唱。只是娥皇的音容笑貌，娇羞百态一直在李煜的脑海里萦绕不散，甚至片刻的分离，都会让李煜心烦意乱，坐卧不安。于是一首《长相思》在他生花妙笔下化为柔情缱绻的经典。

云一緺，玉一梭，淡淡衫儿薄薄罗。轻颦双黛螺。

秋风多，雨相和，帘外芭蕉三两窠。夜长人奈何。

婚后不久的一天，娥皇喝下了几杯宫廷最醇的好酒，醉意爬上心头，白芷一般的脸庞浮现出了朵朵红霞，让她更显得妩媚秀丽。她偷偷地将一团红茸在樱嘴皓齿间轻嚼，然后对着同样微醉的李煜一唾，那娇嗔顽皮的样子立刻把李煜风情的神经挑动了起来，他起身挥笔，随即刻将娥皇这一娇憨可掬的小女子情态写了下来。

晚妆初过，沈檀轻注些儿。向人微露丁香颗。

一曲清歌，暂引樱桃破。罗袖裛残殷色可，杯深旋被香醪涴。

绣床斜凭娇无那。

烂嚼红茸，笑向檀郎唾。

这首《一斛珠》柔情万千，将爱里的嗔和痴作了具体的描述，“烂嚼红茸，笑向檀郎唾”，虽是直接表现了寄情声色，但这正是李煜词的动人之处。至于后来有人称其为“偎红倚翠大师，鸳鸯寺主”，褒贬不一。我认为，作为皇帝，李煜后来虽是有愧于国家，但是作为诗人，他绝对无愧于才华。

新杏坛·大家讲

□ 颜廷芳

北宋开宝八年（公元975年）十一月二十七日，随着金陵城门的轰然倒塌，失魂落魄的后主李煜，率领文武百官肉袒出降。至此，历时39年的南唐王朝最终走向灭亡。

作为帝王，南唐后主李煜始终逃脱不了“亡国之君”的历史原罪以及人们对他的谴责和蔑视。作为词人，人们又是那样欣赏他的天真烂漫和才华横溢，甚至愿意品读命运对他的无奈和苍凉。直到今天，仍有那么多人，把目光和心思都集中在南唐这个乱世中的小国，去书写他的爱恨情愁和传奇故事。

无奈生在帝王家
一壶酒，一竿身，快活如侬有几人？

好一个隔世的渔民，若真能如此，一壶酒，一竿身，那便真的是这个世界上最惬意的仙隐之士。

“隐士”这个词，从哪一个方面、哪一个角度看，似乎都和李煜扯不上一点关系。但是，李煜却着实做了一回“隐士”。

当他还是皇子的时候，源源不断地感受到来自兄长弘冀，即当时太子的特别关照和威胁。为了避免杀身之祸，更是为了向弘冀表明自己并无争权之意，李煜干脆仿效高

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（二）
再读李煜